

目 录

前 言	(1)
天 瑞 第一.....	(1)
黄 帝 第二	(28)
周穆王 第三	(69)
仲 尼 第四	(90)
汤 问 第五.....	(120)
力 命 第六.....	(165)
杨 朱 第七.....	(193)
说 符 第八.....	(229)

天 瑞

第 一

【题解】

什么叫“天瑞”？所谓“瑞”，《说文》：“以玉为信。”段玉裁解说：“瑞，节信也。”又说，“引伸为祥瑞者，亦谓感召若符节也。”这说明，“天瑞”，就是天（自然）的符号，即天的信物。

《天瑞》涉及几个问题。关于自然的本原。这里指的是所谓“玄牝之门”、“天地之根”——“道”，用《天瑞》的范畴就是“太易”，即宇宙尚未由气形成之前的迷蒙、混沌情形。关于自然形成的阶段性。《天瑞》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太易”，其特征是“未见气也”；二为“太初”，其特征是“气之始也”；三为“太始”，其特征是“形之始也”；四为“太素”，其特征是“质之始也”。四个阶段由阴阳统制，万物“未相离”，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变化发展。强调几点：其一，变化发展都出于“机”和入于“机”；其二，均有穷尽。顶点为“九”，九以后“复变而为一”，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发展；其三，不变者为“道”，道能促使万物“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其四，基本态度是顺其自然，任何强制都只能适得其反。

《天瑞》的人生观是从自然观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万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所以基本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乐天知命”。又认为社会人生不可能全备，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应该能乐则乐，不应“营营而求生”，否则只能忧苦终老。对于个体

生命，以“处常得终”为基本原则，必须按照常规常情生活，然后随着客观规律以尽天年。所以，人应该保持“静”和“虚”的态度。《天瑞》认为人生有四个阶段，“婴孩、少壮、老耄、死亡”；以“婴孩”阶段最为完美，乃“和之至也”。

【原文】

子列子居郑圃^①，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眎^②之^③，犹众庶也。国不足^④，将嫁于卫^⑤。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谒；先生将何以教？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⑥？”子列子笑曰：“壶子何言哉？虽然，夫子尝语伯昏瞀人^⑦，吾侧闻之，试以告女^⑧。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⑨，不生者疑独^⑩，不化者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黄帝书》曰^⑪：‘谷神不死^⑫，是谓玄牝^⑬。玄牝之门^⑭，是谓天地之根^⑮。绵绵若存，用之不勤^⑯。’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注释】

①子列子：前一“子”字，古代弟子对自己老师的尊称。列子，生卒年不详。相传为春秋末或战国初之道家，名御（yù 玉）寇，亦作圉寇、圉寇，郑人。郑，周朝国名，在今河南一带。

②眎（shì 示）：“视”的异体字。

③不足：指饥荒之年。

④嫁：自己出走。与“嫁娶”的“嫁”有别。 卫：国名，在今河南一

带。

⑤壶丘子林：壶丘，复姓。实则为“壶丘林”，“子”为尊称。相传为列子的老师，春秋郑国人。一说壶丘林为虚拟人物，并无其人。

⑥伯昏瞿(mào 冒)人：伯昏，复姓；瞿人，愚人。列子之友，同学于壶丘林。

⑦女(rǔ 乳)：同“汝”。

⑧阴阳尔，四时尔：阴阳两气和春夏秋冬四时，是让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母体，而又让万事万物寄存于生命的一定范围，都由于离不开阴阳相交和四时变化的规律，所以万物的变化不会止息，四时的变化也不会停顿。

⑨凝独：疑，通“凝”，即凝结独立。

⑩《黄帝书》：据清代学者惠栋《松崖笔记》称，此老子所述。老子之学盖本黄帝，故汉世称“黄老”。《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书》四篇，《黄帝君臣》一篇，《黄帝铭》六篇。班固自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又有《杂黄帝》五十八篇，班固自注：六国时贤者所作。今本《汉书·艺文志·黄帝书》为《黄帝四经》、《黄帝君臣》十篇。

⑪谷神：谷，山谷，空旷；神，神秘莫测，非神灵之神。谷神，空虚莫测的奇妙作用。

⑫玄牝(pìn 聘)：玄，幽深微妙；牝，雌性的。玄牝，微妙的雌性生殖器。这里的“玄牝”应视为与“谷神”同义的东西，实质是指微妙的“道”或指“道”的微妙莫测的作用。

⑬玄牝之门：这里是说“道”产生万物的门户（途径）。王弼《老子注》：“门，玄牝之所由也。”

⑭天地之根：根，根本，本原。天地万物的本原在于“道”。王弼《老子注》：“本其所由，与太极同体，故谓天地之根也。”

⑮勤：劳，不息。《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里引伸作停息讲。

【译文】

列子居住在郑圃，四十年没有人能理解他。君王以及公卿大夫看待列子，就像看待普通民众一样。郑国发生饥荒，列子准备到卫国去。他的学生说：“先生这一去难以预料什么时候回来，学

生大胆地向您请教，先生将用什么来教导我们呢？先生没有听到过壶丘子林的言论么？”列子笑了笑，说：“壶子哪里说过什么呢？即使这样，壶子曾经向伯昏瞿人讲述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现在暂且告诉你们。他这样说：有一种东西即“道，产生万物而它自己不为其他事物所产生，让万物发展变化而自己不为其他事物控制着变化发展。不为外物所产生的能够产生万物，不为外物所控制着变化发展的能够使万物变化发展。产生万物的不可能不产生，让万物变化发展的不可能不让其变化发展，所以万物经常都在产生，经常都在变化发展。经常产生经常变化发展，也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阴与阳这二气，春夏秋冬这四时，不为外物产生出来的便凝固而独立，不为外物变化发展的便循环往复地运行。循环往复，它的时间没有完结；凝固独立，它的深奥道理没法穷究。《黄帝书》说：‘谷神之妙永恒存在，这就叫做“玄牝”。玄牝的门户，这就叫做天地的根本。它绵绵不绝，似有似无，发挥的作用不会消歇。’可见，产生万物的，自己不为外物所生；让万物变化发展的，自己不受外物控制而变化发展。事物总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变化发展，自然而然地显出形态，自然而然地着上颜色，自然而然地运用智慧，自然而然地使用力量，自然而然地消亡，自然而然地生长。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有意识地产生、变化发展，有意识地显出形态、着上颜色，有意识地运用智慧、使用力量，有意识地消亡、生长，是不对的。”

【原文】

子列子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①？故曰：有太易^②，有太初^③，有太始^④，有太素^⑤。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⑥。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⑦，易变而为一^⑧，一变而为七^⑨，七变而为九^⑩。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⑪；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注释】

- ①天地安从生：天地没有固定的地方产生，便自自然然地产生。
- ②太易：太，极至；易，生而又生，不断更新之意。《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太易，这里指万物的本原。
- ③太初：初，元初，原始。太初，指天地元气萌发时的状态。
- ④太始：元气业已形成，有了形态之时。
- ⑤太素：形成了物质特性。
- ⑥浑沦：浑吞，天地万物没有界限，混合为一体。
- ⑦埒（liè 列）：界域。
- ⑧一：这里指形态变化的最初情况。
- ⑨七：七为阳数，六为阴数。单言阳数，如七、九，而不言阴数，如六、八，表示阳为先而阴相随，所以阴数从略。
- ⑩九：极数。下一句之“九变”，指阳气变化的最大限度。古代以“九”为极限。
- ⑪冲和气：冲，通“中”，即中和之气。

【译文】

列子说：“从前，圣人用阴与阳来统摄天地。有外观形态的事物（天地）产生于没有外观形态的事物（阴阳），否则天地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所以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所谓太易，乃是尚未形成元气的那种状态；所谓太初，乃是开始形成元气的那种状态；所谓太始，乃是整个形体开始出现的那种状

态；所谓太素，乃是性质开始确定的那种状态。元气、形体、性质都已完备并且不可分离，这就称之为‘浑沦’。所谓浑沦，是说万物浑然一统并且不可分离。想看它看不见，想听它听不到，想找它找不着，所以叫它为‘易’。易没有形体没有边域。易经过变化成为元气形态的‘一’，一再变化而成为‘七’，七继续变化发展成为‘九’。九变化发展到了极限，于是又循环变成‘一’。‘一’这个东西，就是万物各种变化发展的萌始状态。这时候，元气清新轻盈的上浮为天宇，元气浑浊沉重的下凝为大地，元气中和平允的促成人的出现；所以天宇大地充溢着精气，万物便得以化育滋生。”

【原文】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①，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②，地职形载^③，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④，物有所通。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⑤。故天地之道^⑥，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⑦。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⑧。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⑨，能甘能苦，能羶能香^⑩。无知

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注释】

①全：齐备。

②职：专主，职责。 生覆：覆育生命。覆，庇护。《礼记·乐记》：“天地沍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

③形载：形体负载（万物）。

④否（pǐ 匹）：六十四卦中的卦名，“否”为坏卦，“泰”为好卦。这里作“缺陷”讲。

⑤位：位置。据杨伯峻《列子集释》：“不出所位”的“不”字，下面疑脱“能”字，应为“不能出所位”；后文“不能出所位者也”有“能”字，可证。

⑥道：这里作“法则”讲。

⑦生生、形形、声声、色色、味味：前一生、形、声、色、味字，为动词，后一字为名词。

⑧无为：这里系指顺应自然，不勉强地盲目地而为。按照《列子》的意思，达到顺应自然，并且不勉强不盲目而为之境界的，能够成为万物千变万化的基本原因。

⑨玄：黑色而略带红。

⑩羶（shàn 善）：“膻”的异体字，牛羊的臊气。

【译文】

列子说：“天地没有完备无缺的功效，圣人没有完备无缺的本领，万物没有完备无缺的用途。所以天的职能只是覆育生命，地的职能只是负载万物，圣人的职能只是进行教化，各种事物有各自适宜的职能。正因为如此，天就有它做不到的，地就有它尽其所长之处，圣人就有他的缺陷，事物就有它互相通达的地方。什么原因呢？覆育生命的天不能负载万物，负载万物的地不能进行教化，教化人的圣贤不能违背适宜的各種事物性质，适宜的万物

性质又不能超出各自的特定位置。所以天地的法则，不是阴就是阳；圣人的教化，不是仁就是义；万物的性质，不是柔就是刚；这些情况都是依照适宜于各自的性质而且不可能超出它的本性之外的。所以，天地间有生命，有产生生命 的生命物质；有形体，有产生形体的形体物质；有声音，有产生声音的声音物质；有颜色，有产生颜色的颜色物质；有滋味，有产生滋味的滋味物质。原已产生生命的物质死亡了，而产生生命的物质并不曾完结；原已产生的形体确定下来了，而产生形体的形体物质并没有显现；原已产生的声音听见了，而产生声音的声音物质没有发出声音；原已产生的颜色明显了，而产生颜色的颜色物质没有显示；原已产生的滋味尝到了，而产生滋味的滋味物质没有呈现；这些情况都是顺应自然不勉强而为之的“道”的职能促成的。这“道”，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它无知，它无能；然而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原文】

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①，撻蓬而指^②，顾谓弟子百丰曰：“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③。此过养乎^④？此过欢乎？种有几^⑤：若蝇为鹪^⑥，得水为鼃^⑦，得水土之际^⑧，则为蝇螟之衣^⑨。生于陵屯^⑩，则为陵舄^⑪。陵舄得郁栖^⑫，则为乌足^⑬。乌足之根为蛭蟺^⑭，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⑮，化而为虫，生灶下，其状若脱^⑯，其名曰驹掇^⑰，驹掇千日化而为鸟，其名曰乾余骨^⑱。乾余骨之沫为斯弥^⑲。斯弥为食醯颐谿^⑳。食醯颐谿生乎食醯黄輶^㉑，食醯黄輶生乎九猷^㉒。九猷生乎瞿芮^㉓，瞿芮生乎腐蠃^㉔，羊肝化为地皋^㉕，马血之为转邻也^㉖，人血之为野火也^㉗。鹞之

为鹬^②，鹬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鹬也。鸢之为蛤也^③，田鼠之为鴽也，朽瓜之为鱼也^④，老韭之为苋也。老榆之为爰也^⑤，鱼卵之为虫。喜爰之兽^⑥，自孕而生，曰类^⑦。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鵙^⑧。纯雌其名大胥^⑨，纯雄其名穉蜂^⑩。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⑪，伊尹生乎空桑^⑫。厥昭生乎湿^⑬，醯鸡生乎酒^⑭。羊奚比乎不荀^⑮，久竹生青宁^⑯，青宁生程^⑰，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⑱。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注释】

①从者：《庄子·秋水篇》作“从见百岁髑髅”，“者”为衍文。“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句，或为“食于道徒（徒通涂），见百岁髑髅。”若句读如此，似通。髑髅（dúlóu 毒楼）：骷髅，死人骨架。

②撻（qiān 牵）：拔。蓬：草名。

③未尝：不曾。

④过：果然。过，是“果”的假借字。养：古字与“恙”通。俞樾《诸子平议》：“养，当为恙。《尔雅·释诂》：‘恙，忧也。’恙与欢对，犹忧与乐对也。”

⑤几：通“机”，机会、机遇。

⑥蝇（wā 挖）：“蛙”的古体字。

⑦黹（jì 计）：“继”的古体字。植物名，水黹，俗称节节草。

⑧际：间，交。

⑨蝇螟（bīn 斌）：一种水草。衣：张湛注：“衣，犹覆盖。”

⑩陵屯：高洁之处。

⑪陵舄（xì 细）：草名，即芣苢，又称车前草。

⑫郁栖：肥土。《列子释文》：“郁栖，粪壤也。”

⑬乌足：草名，长于水边。

⑭蛭蟪（qícáo 其曹）：虫名，金龟子幼虫。

⑮胥（xū 须）：全，都。

⑮脱(tuì退):蛻。郭璞注《尔雅》:“脱,谓剥皮也。”

⑯蛸掇(qúduō 蜚多):形体内变化的小虫。

⑰乾余骨:鸟名。

⑱沫:口水。沫,犹精华生起。斯弥:虫名。

⑲食醯(xī希)颐谿(lù路):虫名。

⑳食醯黄蛄(kuàng况):虫名。

㉑九猷:虫名。九当作久。久,老也。九猷,老的虫子。

㉒督内(màorui冒锐):一种小虫。

㉓腐蠃(quán全):瓜中黄甲虫。

㉔地皋(gāo高):应为“地膏”,又为“地血”,草名。

㉕为转邻:应为“转为邻”。胡怀深《列子张湛注补正》:“‘转’字疑在‘为’字上。‘转为邻’与上文‘化为地皋’对文。”邻:通“磷”。顾胤《汉书集解》:“《说文》作磷,又作磷,皆鬼火也。”今称之为磷火。

㉖野火:磷火,鬼火。

㉗鸛(zhān沾):鸟名。

㉘鸛(yān厌):“燕”的古体字。蛤:(gé格)蛤蜊,软体动物,生活在近海泥沙中。

㉙朽瓜:腐烂的瓜。

㉚瑜(yú余):黑母羊。猿(yuán元):“猿”的异体字。

㉛亶爰(chányuán禅元):山名。自孕:不与异性相交而孕。

㉜类:兽名。据《山海经·南山经》:“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相生也。”

㉝鸛(yì义):鸟名。

㉞胥(yāo夭):“腰”的古体字。大腰,龟鳖之类。

㉟穉(zhì智):“稚”的古体字,小也。穉蜂:小蜂。

㊱后稷(jì计):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见大人足迹,好而复踏之,如有所感,遂孕,因生后稷。长而贤,乃为尧佐,即周代之祖。

㊲伊尹:上古伊尹的母亲居住在伊水边上,有孕,梦中神仙告诉她说:白里冒出水来就立即朝东走去,不要回头!第二天看到白里冒出水来,她便把情况告诉乡邻们,大家朝东走,走了十里才回头看,家乡全被水淹没了,而伊尹母亲化为内空的桑树。有莘氏女子采摘桑叶,在内空的桑树之中得一婴

儿，因而取名叫伊尹，并把伊尹献给君王。君王令厨工哺养。伊尹长大，后很贤德，成为殷汤君王的宰相。

③⑨厥昭：虫名。

④⑩醯鸡：即螻蛄，一种小飞虫。

④⑪羊奚：草名。不苟：竹类植物。苟，筍之误，“笋”的异体字。

④⑫久竹：竹类名。青宁：虫名。

④⑬程：豹子。《尸子》云：程，中国谓之豹。

④⑭人久入于机：久应为“义”。据王叔岷《列子补正》，久，乃“义”之误。

【译文】

列子到卫国去，途中吃饭休息，看见路旁有一具年久的死人枯骨，列子扯去蓬草指着枯骨，回头对弟子百丰说：“唯有我和这具枯骨知道，人不曾生，不曾死。死的果真悲愁吗？生的果真欢乐吗？物种都有一定的机遇：如像青蛙变化为鹌鹑，有水变化为髓，在水土之间，又变化为覆盖的水草。生长在山岗土堆上，就是茱萸。茱萸得到肥土，变化为乌足。乌足的根变化为金龟子幼虫，乌足的叶子变化为蝴蝶。全部蝴蝶又变化为虫，这些生在灶下，形状像蛻皮的东西，名叫蜎蜎虫。蜎蜎虫经过三年，变化为鸟，名叫乾余骨。乾余骨的精华变化为斯弥。斯弥变化为食醯颐貉。食醯颐貉生出食醯黄軫，食醯黄軫生出九猷。九猷生出瞽芮，瞽芮生出腐蠃。羊肝变化为地皋，马血转化为磷火，人血成为鬼火。鹑变化为鹑，鹑变化为布谷鸟，布谷鸟历经一段时间又仍变化为鹑。燕子变化为蛤蜊，田鼠变化为鹌鹑。腐烂的瓜变化为鱼，老韭菜变化为菹菜。老黑母羊变化为猿猴，鱼卵变化为虫子。豳爰山的兽自孕而生名叫类。河泽边上的雌雄鸟互相对视而生的鸟叫鹑。纯雌种叫大腰，纯雄种叫稚蜂。传说思幽之国的相思男子不娶妻便能感应，相思女子不嫁便能怀孕。后稷是由于母亲踏了大人的足迹而出生，伊尹是由于母亲梦遇神仙而出生在空桑。

树之中。厥昭产生在湿处，蟻螻产生在酒气里面。羊奚与不算混杂生长，老竹子产生青宁，青宁产生豹，豹产生马，马产生人。人经历若干时日又进入不生不死的奥秘状态。万物都从这奥秘的‘机’中产生出来，最后又全都返回到‘机’里去。”

【原文】

《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①。”形必终者也。天地终乎？与我偕终^②。终进乎不知也^③。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不久^④。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不生者^⑤，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⑥，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终者也。终者不得不终，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画其终^⑦，惑于数也^⑧。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而散，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⑨，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⑩。黄帝曰：“精神入其门^⑪，骨骸反其根^⑫，我尚何存？”

【注释】

①无动不生无而生有：有之成为有，即万物之所以形成一种客观存在，是依靠“无”才出现的；而万物运转通达的功能，必须依赖于“无”。无动，并不是不动的意思，而是指“无”（实际为“道”）的运动。

②与我偕终：天地万物同自身一块儿终结。同归于一块终结，表明万物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差别。

③进：通“尽”。张湛注：“进，当为尽。”

④久：当为“有”。

⑤不生者：这里系指先有其生，然后这生达于死灭。

⑥无形者：这里系指先有其形，然后这形便离散不存。

⑦画：截止，停止，终止。《论语·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

画。”

⑧数：这里指事物的理数、法则。

⑨真：本原，本性，这里指“道”。《庄子·秋水》：“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⑩真宅：太虚之域，道家谓人去世后的真正归宿。

⑪门：门户，即老子所说的“玄牝之门”。

⑫根：根本，即“道”。

【译文】

《黄帝书》上说：“形体活动不产生形体而产生影子，声音击动不产生声音而产生回响，‘无’进行运动不产生‘无’而产生‘有’。”形体，必然地终结。天地终结吗？天地与我一块儿终结。这种终结有止期吗？不知道。“道”说它终结却原来就没有开始，说它穷尽无形却原来就并没有存在。有生命的存在将复归于没有生命以前的状态，有形体的事物将复归于没有形体以前的状态。没有生命的东西，不是原本就没有生命的；没有形体的东西，不是原本就没有形体的。生命，按照自然法则必然要终结。终结的生命不能不终结，正如生命的诞生不能不诞生一样。要想让生命永远存在下去，不让生命终结，那是对自然法则的不理解。精神这东西，是天所具有的；形体这东西，是地所具有的。属于天的精神清盈而离散，属于地的形体浑浊而聚集。精神与形体二者互相分离，便各自归回到太虚，所以称这种情况为“鬼”。鬼的原意，其实就是回归太虚之境。黄帝说：“精神进入到玄牝之门，骨骸返回到根原上，个体的形骸和精神还留存什么呢？”

【原文】

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①，死亡也。其在婴孩，气专志一，和之至也；物不伤焉，德

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溢，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虽未及婴孩之全，方于少壮，间矣^②。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③，反其极矣^④。

【注释】

①耄（máo 矛）：年老。《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

②间：通“闲”，安，息。

③之：指代生命形体。

④极：尽处，这里指“道”之所在。

【译文】

人从出生到死亡，有四个大的变化阶段：婴孩，少壮，老耄，死亡。婴孩阶段，神气专注心志一贯，身心最为和谐；外物不能伤害他，德行达于理想境界。少壮阶段，血气从体内漂溢而出，欲念充盈于体内；外物便加以侵害，德行因此减退。老耄阶段，欲念不强，体力将休息，外物不可能引诱他了；虽然达不到婴孩身心完善的程度，比之于少壮阶段，平稳多了。死亡阶段，人的形体已经安息，返回到了该去的极尽之处。

【原文】

孔子游于太山^①，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②，鹿裘带索^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④，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

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注释】

①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境内。

②荣启期：据传为春秋时的隐士。《淮南子·主术训》：“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即此荣启期。 郕（chéng 成）：古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③鹿裘：鹿皮衣服。 带索：用绳子作腰带。

④不见日月：指婴儿在母腹中夭亡。 不免襁褓（qiǎngbǎo 抢保）：不免于襁褓中夭亡。 襁褓：婴儿的包被。

【译文】

孔子游览泰山，见到荣启期在郕地的郊外行走，身上穿着粗制鹿皮衣服，腰上系着绳索带子，弹着琴唱着歌。孔子问道：“先生这样地快乐，为着什么呢？”答道：“我快乐的内容很多。老天生育万物，在这万物中只有人最高贵。而我自己得以成为人，是头一件快乐。人群中有男女的区别，男的尊贵女的卑贱，因而以男的为珍贵，我已经是一个男人了，这便是第二件快乐。有的人在母腹里没有见到日月而夭折，有的难免死于襁褓之中，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这是第三件快乐。贫穷是读书人的普遍现象，死亡是一般人的必然归宿，我时常处于读书人的贫穷境地之中，等待着死亡这必然归宿的来到，现在会有什么忧愁烦扰呢？”孔子说：“好啊！他是能够自我宽慰的人。”

【原文】

林类年且百岁^①，底春被裘^②，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③。逆之垅端，面之而叹曰：“先生

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④，不已，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长不竞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林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⑤，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⑥？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⑦？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

【注释】

①林类：春秋时的隐士。

②底：尽头。底春：春末。被（pī批）：即“披”。

③子贡：姓端木，名赐，经商曹、鲁（今山东一带）间，富至千金。孔子的得意学生。

④叩：叩问之意，即恭敬地询问。

⑤情：常情，这里作欲望讲。

⑥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梁章钜《退菴随笔》：“轮回之说，盖出于此。”

⑦营营：苦于谋求的样子。

【译文】

林类将近百岁，正值春末，披着皮衣，在田地里拾取余剩的谷穗，一边唱着歌，一边往前走。孔子到卫国去，在田野一看到林类在那儿，便回头对弟子说：“那拾穗的老头儿可以去与他谈一谈，看谁去试着请问他！”子贡请求让他去。在田头迎着林类，向